小峴山人詩文集

小峴山人文集卷五

無錫秦　瀛淩滄

新昌縣關帝廟碑

新昌縣關帝廟在縣治之西舊稱武安王廟明天啟四年知縣進賢朱仁臣所創建也屋僅三楹其東爲營卒閑馬之廄累被蹂躪祀事褻媟神用弗歆歲久廟且圮乾隆六十年成都曹君令新昌謁帝廟慨然謀所以繕治者首捐俸錢邑人踴躍趨事共輸錢一萬緡有奇飭材鐵工既恢既崇整肅鉅麗什倍舊規閱五年工蕆竊惟伊古以來以功德忠義載在祀典者各廟於其鄉惟

帝廟祀徧天下幾與素王之宮社稷句龍棄之壇壝埒
日所出入自都會以迄一井一聚縉紳大夫傭販皁隸
莫不奔走膜拜擅薌告虔而帝威靈昭融用福佑我烝
黎蓋神之在天下正如水之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者
也新昌於浙東爲小縣然
天子爲民而設之令縣無小拊循噢咻無非事者令其
繹思之帝佑民令毋虐民祗祗惩惩恒若帝之鑒臨於
其上無敢爲蠹賊毒螫惰窳猾漁以凶於而民帝其相
爾矣抑海陬山裔民庸有頑獷不率教者怵以帝之明
威罔不惶怖戰栗神聳氣沮惟懼神之禍已被之哉氓

之蚩蚩尚其畏法奉紀曌然知尊親之義毋有越志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協氣蒸而風雨以時疾癘不作則帝
之爲福於斯民者甚鉅曹君名署卿令巳由新昌改錢
塘縣知縣新昌之人以廟工旣訖請爲文碑其石乃深
維帝廟之廢興實繫乎吏治之得失以告吏治并爲饗
神之歌曰
於赫帝烈神武揚嘘噏漢火騰搏桑赤騠蹴踏來何方
乘雲駕蜺下九蒼風衙衙兮靈存鴉神髣髴兮臨茲堂
重檐畫栱南山陽笙簫鼓鳴和鏘薦牲牢兮醆酒漿
神其福爾樂且康千秋萬祺垂無疆

重脩表忠觀碑 代

表忠觀舊在龍山以祀吳越錢武肅王鏐宋熙寧間知杭州軍事趙抃請於朝以廢佛寺曰妙因院改建者蘇軾奉敕撰文勒石旣而觀燬於元迨明嘉靖間卽廢靈芝之寺重立王廟寺爲王之故苑卽今所謂表忠觀者也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至浙江

賜額

今皇帝閱視海塘

親臨祠宇凡五賜

宸翰並

命有司春秋祭如禮武肅王當唐季豪傑蜂起王以兵破黃巢討劉漢宏并越州誅董昌奄有浙東西之地民生不見兵革傳國三世卒能歸命向義以待有宋蘇軾論其忠謂過於漢之竇融見於碑記者詳矣。余獨謂錢氏之忠在宋而其有功於浙之民世世享其利尤在築堤捍江一事。蓋王建國錢唐濱江瀕海海潮由龕子門入鼇呿鯨吼齧岸衝沙常爲民患自王始沿江置堰以障怒潮厥功煒焉其在祭法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王之功如是是宜報功之典累鑠隆茂禋祀

百世以至於今不廢前乾隆五十八年余奉
命巡撫兩浙謁王廟楣棖楔柣楄柎杗廇均朽壞不可
仍爰捐俸錢帥僚屬作而新之夫蘇軾爲宋臣奉敕爲
文故于文特表錢氏之忠余撫是邦仰維
本朝襃崇之意與王之遺烈則當誦揚懿美以垂諸無
窮義各有取也落成之日丹堊有燿甍霤磩齊鉅麗踰
舊觀計始事至落成僅四閱月凡用白金三千兩有奇
工旣訖杭嘉湖道秦瀛請余記其事余旣爲文記之且
繫以頌頌曰
神州俶擾王奄東夏一劍光寒斗牛若楚鐵幢犀弩嘘

驂風靄金隄孔固樟亭之隈爲坊爲障峨亭厥利垂久
百祀膢臘罔替錦衣故鄉奕奕廟庭獸鐶朱扉雲旗翠
旆天目岧嶤儷王之績羅刹灦潒媲王之澤於爍
奎文載揚王勛豐碑有屹壽茲貞珉

。處州萬象山淮海先生祠堂碑

處州故余遠祖淮海先生監酒稅處也先生在處時嘗訪曇法師於慈仁院旣去院僧繪像立祠具載處州府志今祠廢而像亦不可考乾隆癸丑冬瀛奉

天子命備兵溫處將重建祠而遽以遷調去乙卯冬始自杭州刻先生像移奉處州圭山之蓮城書院又閱一年杭郡丞修君奉檄權處州事將行來謁別余語及之修君莅處以書來諗曰書院地故湫隘不克稱有萬象山者故郡城最高處其上爲崇福寺極爽塏今以寺中之東偏三楹重加黝堊設神龕奉先生像祀焉祀之日

自郡大夫以下及處之士民咸往瞻拜如禮此處州萬象山之所由有先生祠也瀛惟先生少負經世略強志盛氣好談兵爲蘇文忠公所賞旣而不効于世乃一意託之于文章迨坐黨籍出倅杭州言者論其增損實錄横罹貶謫監酒稅於此而小人承望風指猶未已卒以謁告寫佛書削先生秩遷徙嶺海易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君子小人之進退剝復係乎國家之治忽宋自黨禍興而神州陸沈後世士君子過先生祠所當太息痛恨于紹聖之已事也顧當時之禍先生者其骨已朽而先生及諸君子之名至今猶在天壤亦可見小人之禍

君子無往不福君子小人之智適成爲小人之愚已矣
而先生踪跡所至官于其地者無不爲之流連感慕況
又爲其子孫如瀛者與瀛往來處州未至萬象山闢其
地俯臨城郭近挹溪光望之若圖畫蓋括蒼一郡之勝
而又與姜山近卽宋時酒稅局先生之靈其憑依於是
無疑也修君名仁漢軍鑲藍旗人由舉人出爲知縣遷
杭州府總捕同知今署處州府知府祠之成緊君成之
麗水縣知縣常熟邵堷處州府教授海寧張駿麗水
縣典史無錫侯寶樹並襄其事例得具書

洞霄宮三賢祠碑

洞霄宮舊有祠祀宋李忠定公朱文公後又有石齋書院祀明黃石齋先生歲久祠及書院皆廢嘉慶元年道士張禮恭重修洞霄宮建堂三楹仍奉忠定文公兩賢栗主祀焉桐鄉馮鴻臚應榴爲之記而書院則未有復者閱一年仁和宋學正大樽何秀才元錫李秀才堂卽祔石齋先生於祠而并祀之洞霄宮者南宋時人主優禮大臣於其去位時予祠祿處也忠定於宣和中繫天下重望屢進屢斥迨建炎初數言事又爲張浚論罷提舉洞霄宮後人之建祠以祀也文公立朝僅四十日未

嘗奉有洞霄之命、而後之人並祀之者、豈非賢人君子、不擇地而人思之耶、至石齋先生生明之季、嘗講學於此、朱檢討彝尊具載其事、今諸君以書院既廢、奉先生以配忠定文公、三賢者後先並祀一堂、所謂禮以義起者也、余嘗論士君子之進退。繫乎國家之安危、高宗不用忠定。而兩河不可復。光寧不用文公。而宋祚卽於衰。莊烈帝不用石齋先生。而明社屋。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黃潛善、張浚、王淮、溫體仁、楊嗣昌之徒、則已耳。彼人主者獨何爲哉。雖然。忠定諸賢。蓋皆學孔子之道者也。經曰、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忠定有焉。

又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文公有焉又曰志士仁人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石溪先生有焉余不敏備官於浙諸君請爲文以碑之適又爲享神之辭曰

擇吉日兮良辰開廣庭兮薦芳醑繄洞霄之遺墟徹蕭光兮靈宇泝三賢兮在昔佩長劍兮陸離蘭當門而見鋤兮薋菉葹兮溷江蘺吁衆女兮謡諑羌嫉妒兮蛾眉彼讒人兮高張雄虺九首兮蜮含沙 國无人兮殄瘁悵白日兮西馳奮魂魄兮來歸鑿鯨鐘兮擊鼉鼓揚朱旗兮翠旐採丹荔兮擷芳杜維潭潭兮斯宮永昭示兮

來許。

李忠定公祠堂碑

古君子以其身負天下之重而國家之安危繫焉其進也有所爲而社稷蒙其福天下於是有磐石之固及其旣退而蒼生無所託命爲之君者亦無所恃賴馮依以長保其國此余讀史至宋李忠定公之已事而不禁爲之慨然流涕以悲者也公當宣和之季屬都城大水首陳災異其後決徽宗之內禪堅欽廟之城守具戰備闢和議不幸遭讒遠竄而建炎紹興閒力主恢復忠謀碩畫昭昭然揭日月而行李以祠命去位未究厥用朱子序公奏議喟然於天之所以生公者實非偶然而又謂

天之愛人。不勝。夫氣數之力。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公諱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慶遷無錫、父夔、官右文殿修撰、葬湛峴山、公既生長無錫、故以梁谿自號、且名其集、其子孫多族居焉、今膠山惠山、皆有公祠、有司春秋致祭、而長洲之祠、則肇建於嘉慶五年、爲最後、益公裔之自無錫遷長洲者、請於大府而成之者也、余嘗論公生平。才略知勇。無一不本於學。故其所樹立。實有合於聖賢之道。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惟公皆不愧斯語。惜無以從祀孔子廟庭。爲

朝廷請者而其子孫散處大江以南猶能隨所居之地而建祠祀之豈非公之精神有自不朽於千古者與祠在長洲縣二十二都下九圖先是公後有明揚者方議興舉未行亟沒屬其子某無何某又病革命猶子東旭籲當事得請諏吉訓工自經始逮落成共糜白金若干兩升謁置田八十畝有奇以供歲祀云又嘗攷公父母墓銘皆楊龜山先生撰者先生講學無錫依公以居公之學殆得之程氏而公弟有綸字季言者嘗爲無錫鈐轄屬官建炎元年秋有賊乘巨舟數百自蘇州逼無錫季言語縣令郗漸願以單騎從數人往諭賊後賊聞季

言論果釋甲受牘行斷得無擾蓋其膽識過人如是今人尠有能舉其名氏者故於文公祠石并著之余於公嚮有仰止之慕乃為迎神送神之辭曰

公之來兮何方擧雲旂兮降斯堂中原板蕩兮泝水湯湯顏黯慘兮公心憂傷弭絳節兮江裔擊鼉鼓兮羅酒漿百世不忘兮以永烝嘗

公之去兮何所雲容容兮風衙衙待帝旁兮無語羌回翔兮太虛駕海濤兮獨延佇俯八荒兮浩茫茫闊山阻兮脩莽公不見兮涕洟無斯人兮眇愁予

明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謚忠懿賓摩徐公墓碑

順治乙酉

大清兵南下江南主旣降其間故明遺老抗志矢節雖知

天命有屬斷脰捐軀以死殉國難者不可勝數嘉興賓摩徐公其尤也乾隆丙申

聖天子隆褒卹之典

詔勝朝殉難諸臣予專謚通謚入祠有差其得專謚者僅二十有六人而公赫然與其列謚忠懿公名石麒字

寶摩、號虞求、江南青浦籍、浙江嘉興縣人、天啟壬戌進士、除工部主事、削籍、崇禎初起補南京禮部郎中、尋改吏部、遷南京尚寶卿應天府府丞、歷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罷歸嘉興城將破時、公方居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開門納之、越宿城破、公服朝服、自經死、烏虖、公在天啟、鄉人枋用、屢以事牴牾、被誣、幾蹈不測、烈皇帝御極、起用、爭鄭三俊之獄、陳邊計、又疏留言官姜埰熊開元、以是得罪落職比福王監國、復召用、力辭不獲、慷慨言七事、格馬士英之封、拒中貴田成輩之請、旋罷斥、而南都亦失矣、蔣公

平日剛方耿直。侃侃然不屑爲婀娜骫骳之行。其見危授命。非僅取辦於倉卒者所能及也。公墓在海寧龍山之原、其殁後三十七年、餘姚黃黎洲先生宗羲因其孫功變之請爲公作神道碑銘、所書公生平事蹟及生卒年月婚娶子嗣甚具見黎洲集中、今公神道無是碑、海寧士大夫別爲立碑於墓、請余文其石、余惟表忠闡烈守斯土者之責也、公之殁已閱百數十年、幸逢不諱之朝、予謚易名彪炳冊府、余既素慕公之人、又適爲監司於是則表章公墓誠莫如余宜、公無子、初立爾穀爲子、後又立姪臣爾穀國子生、公既殉節死爾穀亦以事被

逮死江寧例得並書請余文者查生揆海寧州學生

、嘉興廣仁寺瘞骨四塔碑

嘉興之為郡、衢市闤溢民物輻輳、又四面皆水、溝涂川澮、甽畝阡陌、回互參錯、是以民無隙土、巨室富家之饒于貲者、親死不惜金錢購善地以廣堂斧、而貧民力絀不克葬、灌莽田野之間、溪港之側、暴棺纍纍、雨淋日炙、遇水漲輒漂沒、乾隆乙卯、余分巡浙西道嘉郡、見而傷之、越嘉慶元年丙辰春、嘉之人士僉名呈請于余曰、嘉興郡城東北二里許、有廬山菴者、僧了根住持、于是菴甚隘、了根居之、始建大殿五楹、翼以廊廡、基漸廣、了根憫骴骼之多暴露也、于殿之後港拓地百弓、取郡中暴

槥之不克葬者將設塔四座聚而瘞諸郡人重其義敢請于公勸成之余聞而善焉閱數月塔成了根乞為文記其事余惟先王之敎於人為最重生則為衣食以贍之死則為棺槨以葬之所為養生送死以求無憾于仁人孝子之心者甚詳且備若釋氏則外形骸一死生解脫焚化身且不有又何有於他人之身然聖人言仁釋氏言慈悲目之所觸動於慈悲之念而亟為之所思所以安之而後已此則釋氏之敎之無戾于聖人而未始不為功於世者也三代以降民既失其養生送死之具往往王政所不能及而佛之徒能及之如了根者可謂

賢癸菴之名不見於志乘舊傳宋南渡時扈蹕諸縉紳奉檀香大士像來此要亦無可考了根爲悟修禪師嗣法弟子歷主覺海聖因法華諸方丈余旣諾其請爲易菴名曰廣仁寺而并記其掩埋事顛末如此俾鑱諸石

○禮部侍郎天台齊公墓表

乾隆元年丙辰
天子召試制科之士與是選者多一時名流宿學而天台齊公尤以博洽稱既入翰林屢試高等累遷至禮部右侍郎未幾以病乞養歸歸十餘年而宗人齊周華之禍作牽連頌繫京師蒙
恩放還還甫匝月而卒年六十有六公諱召南字次風號息園世為天台人明正統中有以兵部郎中殉土木之難謚忠節諱汪者公之七世祖也曾祖諱之仲祖諱仁龍父諱璥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公生而器宇凝重甫就外傅屹然如成人少穎敏讀書十行俱下旣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皆以奇士目之雍正癸卯由選拔貢生中式本省鄉試副榜以博學鴻詞薦者閩浙總督程公元章浙江學政帥公念祖也公以

召試二等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時

天子方右文稽古凡館中纂脩之役如

大清一統志明史綱目

武英殿校勘經史諸總裁悉以委公蓋公平時於學無不博自天文律歷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瞭若指掌

而又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故於經則通漢唐以來諸家之郵於史則兼涑水紫陽之義法其經進之書皆蒙
上嘉賞而瀛則嘗讀公輪進劄子以爲尤似眞西山大學衍義文學非尋章摘句之士所能及公萬一也公之爲翰林也充
日講起居注官在
上書房行走既由檢討遷中允侍讀又遷侍讀學士擢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旋
授禮部右侍郎以一諸生不數年驟躋卿貳人皆謂公

特以文詞被

知遇顧公問學淹貫世盡知之至其立朝耿介伉直有不媿古大臣者雖同列或不盡知且公位望雖顯纔不出文學侍從之列又遽乞歸未盡其用此及天下所共惜者矣公以乾隆十四年正月自

上書房歸澄懷園墮馬觸石幾殆

上遣蒙古醫療治少瘳是冬遂以母張太夫人年老陳情解職歸歸後累主蕺山書院敷文書院講席造士甚衆齊周華者公族兄也獻其所著書於巡撫多不法詞涉公公以是下刑部獄

上鑒公無他僅削職蓋非
上不能知公而亦非公之樸誠不能蒙
上始終保全如此也公卒以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
三日子式遷葬公天台花坑之原仁和杭堇浦先生世
駿銘其墓閱二十有七年瀛官於浙以事過天台宿公
舊第於是式遷年六十七矣以瀛少時嘗以詩文見賞
於公有知己之感屬爲文表公墓瀛不敢以不文辭公
所著有水道提綱三十卷已刊行又歷代帝王表十三
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寶綸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藏
於家公具異禀目炯炯能矚一二十里許嘗登杭州之

鳳凰山、覩隔江西與渡入歷歷可辨、又嘗於山頂指雲所起處、掘地得奇石、皆似古篆籀、名曰天然圖章、爲文銘之、公故精術數之學、方被逮之前一年、筮易遯知後事、以語其子、既而皆驗、公娶張氏封夫人、式遷國學生、孫一

〇雲南永北府知府袁近齋先生墓表

浙江袁近齋先生沒三十六年余始識其子鈞應

詔首舉爲孝廉方正鈞彊志勵學因諸生久而先生則

世所稱魁然儒者且賢大夫也鈞以先生旣葬而墓道

無文乃謁余杭州而出秀水鄭贊善虎文所爲傳乞余

表其墓先生諱德達字性三一字信吾近齋其號寧波

鄞人袁故鄞名族其先有鞠邨先生士元累膺薦官國

史院檢閱士元孫尚寶卿忠徹益顯於時祖茂啟父鰲

並

贈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妣陳氏曹氏黃氏並

贈恭人程氏

封恭人先生以乾隆六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試刑部時華亭張文敏方爲尚書才先生授主事會副都御史仲公永檀以言事下於理病亟先生據例請文敏以仲病狀上俾出獄視疾先生故仲門下士文敏用以謝讓先生力爭之文敏卒不應而仲竟死獄中由是先生直聲震朝野刑部例凡奏獄必推一人屬稾同官以先生熟刑律輒屬先生先生旣主之而委同官之號爲賢能者陳之堂上官或咎焉先生曰刑部多死獄我欲生之而自爲功忌者必爭之今以功歸彼彼且助我時有趙

如勳者定州人也屬先生為直隸司郎中而如勳有復讎之獄先是如勳父和被其同姓趙僧者毆斃僧論抵越十五年而如勳殺趙宋詣有司言宋實同僧毆殺其父而屬僧獨承宋得詭免如勳弱從兄趙欽錫不平嘗控宋以誣論徒稍長母為言狀母死乃竟殺宋而詣獄就死有司當如勳斬先生為傚駁復讎議上之如勳得減戍既而出為雲南永北府知府永北在金沙江外萬山中夷獠雜處其俗蠢蠢頑悍無禮教人倫乖廢父子夫婦莫辨民極貧地瘠岩不知治先生至親教之畊疏墾灌殖如內地又興塾學以開其子弟俾曉倫理境內

蒸變蓋前之爲大吏某者徵金於先生無以應怒令人探刺官事不得大吏慚服將薦之而先生丁繼母憂歸服闋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未行卒於京師年僅四十有九余嘗謂古之治獄者無不原本於經西漢多通經之士其治最爲近古非如後世習法家言但據律令剸斷生死而已甬江尚儒術先生官比部深明律意傅以經義用能平反冤獄及爲二千石煦煦懇懇教民成俗綜其生平不怵於勢利不爲時風所動搖蓋其得於學者深而惜其施之止於此也先生卒以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娶陳氏與先生同葬於鄞之西山前嶴子

一、卽鈔簉室洪出

馳贈內閣中書徐二磯先生墓表

乾隆四十有二年恭遇
皇太后升祔大典
聖天子廣錫類之仁
詔內外大小臣工予封贈如制並許推恩所自及於外氏時瀛官內閣中書得請馳贈外王父如瀛官外王母
贈孺人外王父姓徐氏諱德宗字于朝號二磯以詩名於時世稱二磯先生崑山人也明宏治中有官刑部主事諱申者以爭壽寧侯獄予廷杖是爲先生七世祖曾祖開法縣學生累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祖乾學康

熙中由一甲進士歷刑部尚書以文章經濟爲世宗仰與弟吏部侍郎秉義大學士元文號東海三徐父樹敏康熙壬戌進士河南安陽縣知縣先生少有異稟弱冠工詩太倉吳侍御暻亟稱許之顧先生昆季多以仕顯而先生少補博士弟子貢成均竟未一脫諸生籍先生旣不遇自放於酒盃以詩鳴中年出游四方北歷燕豫齊魯之郊西涉汾晉南浮湖湘所至得故人贈遺歸時輒傾其橐嘗居無錫時先南沙先生杜翰林詔僧妙復皆好爲詩先生皆從之游又與布衣惠雲朱克敏邵變輩結詩社自署曰蓉湖逋客晚歸崑山向時司寇公故

宅所謂冠山堂者。廢斥殆盡廑存危樓數楹曰頤保者居之未幾卒著有二磯山人詩集八卷今存四卷雜志六卷卒以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有八外王母姓秦氏瀛之嫡祖姑也曾王父生女子子五人外王母實居長既適先生先生性稍卞急又嘗任酒外王母婉娩順從無違言先生既豪邁田產貨財皆不以屑意而外王母節縮衣食歿時猶有田若干畝以授余舅氏先先生一年卒是爲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有七子一傳愷監生考授州吏目女一卽先恭人歸於先大夫乾隆乙酉舅氏歿先恭人請于先王父葬先生暨外王母

於無錫惠山之望公塢而以余舅氏祔方先生之葬墓石無文越今三十有二年而先生孫家相始屬瀛爲文以揭於先生之阡

○廣州府知府顧涑園墓表

余官杭州獲交前廣州守顧涑園先生先生之齒長余二十有四歲以鉅人長德每修敬於余余報謁屏車騎入則先生居委巷中屋數椽甚陋僕從一人以貧授生徒自給見者不知其嘗爲太守也豈所謂處脂不潤者歟今年冬余述職至京師還聞先生沒且葬有日矣其孤以狀乞余表其墓按狀先生姓顧氏諱光字彥青號涑園以舊居梅東橋嘗自號河干先生晚歲又稱梅東老人世爲浙江仁和人祖人豪父濤並有隱德贈文林郎盧龍縣知縣祖妣邰氏陳氏妣詹氏並贈孺人先生

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乾隆三十年戊午舉於鄉十七年壬申揀發直隸以知縣用補清豐縣知縣調盧龍遷貴州安順府郎岱同知擢廣東廣州府知府以忤大府引疾歸先生宅心恕處已廉講求經濟務為有用之學其官直隸所領多劇邑郎岱在萬山中苗民雜處廣州又為粵首郡案牘填委先生所至輒辦治前後賑饑民懲奸先雪冤獄雖未竟其施皆有政蹟可紀而余所親得之於杭人者則尤信而有徵焉蓋先生旣嘗令清豐嘉慶三年先生年老家居久忽有十數人者闖門入闖者問之曰我清豐縣民也公有德於吾邑今以禮天竺太

士至聞公健在故來謁先生扶杖出其人皆羅拜出棃棗山茗陳於庭爲先生壽中有范萊兩老人者曾識先生面能說四十年前時事移時辭去復再拜於門外觀者塡塞是時余方在杭杭人皆藉藉爲余言之烏虖吏道之雜也吏視其官如傳舍視其民如途人甚且殘虐之不恤而百姓於是乎苦若先生去清豐四十餘年而清豐民感其德不置如是是先生之治清豐者可知即其所以治他邑他郡者亦可知矣先生工舉子業從遊甚衆今大司農大興朱公少受經始終敬事焉又好爲詩古文辭刻有橘頌堂詩集若干卷清真典雅皆可傳

者、嘉慶三年戊午、重與鹿鳴宴、時先生年八十二矣、又二年卒、時爲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距其生以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得年八十有四、娶屠氏、例贈恭人、先卒、男子子二、徑齡、修齡、皆諸生、副室張出、女子子五、屠出者二、嫁娶皆士族、孫女二、墓在某縣某岡之某原、

鴻臚寺卿星實馮君墓表

嘉慶五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前鴻臚寺卿桐鄉馮君卒於家年六十有一於是君以乞養歸蓋八年矣君長余三歲前後皆以制科得官而君先於余十一年君直軍機久余晚進嘗同直君之歸也余適監郡浙西君有家在杭州數相見君沒屬其孤以隧道之文來請其何可辭君諱應榴字星實晚自號踵息居士其先自湖州遷桐鄉明隆萬時有官湖廣左布政使諱孜者君八世祖也曾祖景夏康熙中舉人歷刑部左侍郎祖錦以君贈中憲大夫父浩乾隆十三年進士由編修改監察御史

姚潘氏贈恭人生子三君其長也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中乾隆二十五年舉人聯捷成進士三十年
上南巡
召試行在授內閣中書逾年入直軍機處隨遷宗人府主事爲湖北鄉試副考官督四川學政以事鐫級復原官累遷員外郎郎中充坐糧廳擢山東道監察御史通政使司參議鴻臚寺卿君爲人沈毅有智識才情飈發審幾立斷其直軍機也制草多以屬君纚纚千言援筆力就機禁重臣輒倚君爲重有重獄必委君方臨淸王倫亂其黨有梵和尚者既就訊刑部將悉逮寺僧梵獄

辭又妄稱倫黨數千具有書冊將并治之君以連染衆持不可事皆寢其誣枉者立予釋盡君於事務持大體意所不可偘偘爭執必得當乃已乾隆五十六年出爲江西布政使江西吏治骫骳君至思有所振勵而於大府多不便君撐拄其閒卒多掣曳先是河南河決

上慮東南回空漕艘受兌過期下撫部詢問撫部援舊例用民船載赴淮上之案復奏而漕艘已浮江南來將達南昌撫部護前奏檄武弁止其來并捉小舟數千備運一時船戶羣然鬨而所止之漕船譁於青山下武弁懼馳告撫部撫部無如何君乃盡釋小舟之受雇者而

別遣官趨糧艘不三日皆泊會城卒無事會城首縣常平倉久無儲君責所司采買如額而民不擾它州縣如之且請撫部以實入告禁貪冒絕饋送言甚切而竟以撫部事牽連解職吏議當戍軍臺

上鑒其無它許出贖鍰貲其卑仍爲吏部郎中累轉復遷鴻臚寺卿方駸駸嚮用而君以養親歸矣烏虖自余直軍機以來見朋齒之借於通顯者名位往往出君上獨君則

天子知之大臣知之而其表見止於此此何與君之在杭州也君就聘就余余亦樂過君諮詢地方利病余於是

豈得規君之蘊每行部至嘉禾則其太公孟亭先生必率季子編修集梧過余款語移晷盍君父子兄弟皆厚余。今君沒。不獨孟亭先生與編修君之痛。而亦余之所欷歔流涕以悲者也。君居平爲詩尤嗜蘇文忠嘗彙各家舊注加以訂誤補缺刊行之共若干卷娶陸氏兩淮鹽分司平湖某女封恭人前君卒子二振煇續熙女九振煇卽以五年九月十八日合葬君與陸恭人之柩於嘉興縣四收字圩費家浜之原君生平事迹具君所自述特采其在官之大者件繫之以表其阡

。蘄州知州王君墓表

崑山王君悅、如嘗官蘄州知州、會當軸者嘗生壙於蘄、遺家奴劉姓者、往治之、劉要君出迎、并誅館舍於君、君謝焉、劉憾君甚、因進蜚語當軸者言於直隸總督將摭他事劾君、遽以病免歸、歸數年而君歿、其孤福璧嘗乞余文誌君墓、將以當軸者勢方張、遲之未及爲、又三年、而當軸者敗、乃爲文表之曰、君諱若常、字心如、悅如其號也、曾祖某康熙某科進士、官中書舍人、祖某贈萊州府知府、父某贈福寧府知府、妣某氏贈恭人、君以錢唐籍入貲爲西城兵馬司正指揮、遷光祿寺署正大理寺

左寺丞、再遷刑部奉天司員外郎廣西司郎中、擢福建福寧府知府、其官刑部、案牘多平反、諸城劉文正公器之。比守福寧、有福鼎縣民林某者以人命誣服君訊得實告之上官釋其罪、無何左遷直隸山海關通判、由通判遷薊州知州、方君之見惡於當軸也。余適在軍機處。當軸者呼君名揚言曰。某無狀。已語總督罷之矣。余親聞之。故尤得其實。君罷官後、貧幾不能歸、薊之民時以酒食餉君、并助之歸、烏虖、此可知君之所以治薊矣。今年春當軸者旣敗、

天子詔贈故監察御史曹錫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蔭

一家蓋錫寶嘗劾劉姓恃勢奢侈者也錫寶號劒亭故與君善其在京師時兩人各以號相呼惜君之事無有聞於

朝者余特揭之於阡俾後之人有傳焉君生以雍正壬子七月十九日歿以乾隆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娶姜氏封恭人有賢德先君卒合葬阜山迎恩莊之和村子五人長某次即福璧俱監生又次某某景星舉人女六人婚嫁皆士族孫六人君與余故中表行福璧又娶余從女弟是以余知君為詳

○沈秋渚墓表

秀水沈君秋渚以嘉慶七年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先是南康謝公蘊山巡撫廣西君參其幕無何君歸謝公没而君亦没其孤作梅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原逾年而余始表之君諱德鴻字磐谷秋渚其號先世自吳江盛澤遷秀水祖聚元縣學生父世錦亦諸生以君職贈奉直大夫妣陳氏贈宜人君少嗜讀書操觚爲文輒工補弟子員學使者試輒高等補增廣生家貧累丁內外艱乃以幕游江南時謝公自翰林出守揚州延爲書記而君於刀筆筐篋之學無不通其後公罷官再

起君雖嘗游歷他幕大抵從公之日爲多乾隆六十年
公司臬浙江尋權布政使而余代其事君始來余幕會
閩中饑浙江撫部請由海道運饟賑之舟甫發而海盜
乘機肆刦掠撫部赴台州督勦捕而運艘之受雇者分
泊寧波海口皆鼓譟余亟馳往挈君行至則集船戶曉
以利害曰若輩爲此苦無食耳吾當給若輩食且募盜
潰散卽令官兵護若輩行衆皆諾曰願如公言而署定
海鎭獲難民蔡長興等以盜申撫部撫部遽入奏而檄
余治其獄諸船戶多閩人與蔡長興等有連復鬨於市
欲俟其至而遮諸途余出示解散之鞫之果難民遂以

實報撫部時余晨見官吏晝治獄夜點鄉勇而以一切
文書資之君君事至立辦無留滯屬撫部又檄蔡長興
等械送台州君慮下府縣覆治仍周內其罪余曰撫部
賢者也當面謁力爭之由是君復隨余至台覆治者果
當蔡長興等爲盜余告撫部卒省釋提督某者方隨撫
部在台余在寧波時以定海勢方殷趣提軍赴定海而
提軍託疾不行若定海鎮某故懦怯又誣難民爲盜余
因並請撫部劾奏之屬君代草呈撫部事雖寢而余與
君商榷吏事議論多相中大率類此是年謝公遷晉藩
去余亦謝臬事越歲公復來君又在公幕凡三年謝公

始奉撫粵之命君以道遠不欲行公固要之乃行嘉慶六年余在湖南輒聞公張弛厝注得君爲助犂然有當於人書問還往君數附書寄問情好無閒迨余謝病君以入貲爲令候除歸而遽以病沒烏虖以君之才洞曉時務憧假於人以略見諸事今之幕僚非如唐宋節鎭得自辟置有職事不得已由他途進將得官而天奪之余嚮因謝公以交君今皆沒朋舊之淩替人命之不常不皆有恫於余心者邪君居家孝友工詩尤好藏書得三萬餘卷購介石樓貯之法書名畫佳硯充牣其中援例捐布政使理問加一級繼以工賑例捐知縣即用娶

吳氏諸生處位女封宜人子二長卽作梅太學生吳出
作楫候選從九品側出後從父德融孫求焜求焯孫女
三君生平志行具行狀者大都前後參謝公幕時事余
不具著而獨按古人義法舉余之所以知君者以表之
烏虖是亦足以表君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竇公墓誌銘

乾隆六十年諸城竇公以磨勘事罷左都御史任居京師以病卒明年爲嘉慶元年其孤汝翼等歸公之喪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諸城某山之原汝翼先期郵公狀寓書於杭屬銘公之墓熈𢾾公知最深不敢辭公諱光鼐字元調號東臯曾祖某祖某父詵乾隆甲子舉人皆以公

贈榮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曾祖妣臧氏李氏祖妣牛氏沈氏妣張氏皆

贈一品夫人公幼負絕人之資家貧貸書於人覽即成

諭一日讀文選即操筆爲瑯琊臺賦監司某公見而大
稱賞之時公年甫十二耳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旋中丙
辰本省鄉試副榜辛酉舉順天鄉試壬戌會試中式入
翰林爲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戊辰
御試翰林詹事府等官於
乾清宮閱卷者列公四等向例大考惟高等得遷官後
等改官降黜有差
上知公特遷公爲右中允蓋公被
上知遇自此始未幾累遷至翰林院侍讀學士
御試一等特遷內閣學士出爲河南學政丁內憂歸逾

年會
上以
南書房缺人、
命山東巡撫傳
旨起公、公泣辭曰、光鼐方在衰絰。不敢奉
詔。巡撫屬公陳謝、公又曰不祥姓氏。不敢自陳。敬煩公
代奏、
上聞而遴之、服除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視學浙江、任
滿還、以與刑部爭秋讞事吏議鐫級、
上許留任如故、屬有章知鄰者搆蜚語陷公、

上知公深奉
命以對品用尋遣祭告南海所至却地方賂遺先是公
弟光鉞令於粵迓榮祿公至粵公以是得覲榮祿公時
公方欲有所陳奏出奏稾呈榮祿公榮祿公趣公上之
會
天子南巡幸公詣杭州
行在將復
命而已奉有回京之
旨不果上無何
命署內閣學士越二年授順天府府尹戢輔叢弊久吏

胥多因緣爲姦公受事悉苴屏絕首劾薊州知州長全聲名狼藉按治之特薦京縣蘭公第錫李公渤後官督撫皆稱賢臣。任府尹四年丁外憂歸服除再補原官蝗蝻災公親鬬親捕之因旗莊不出丁協捕與督臣奏辦褫職不數月

上又起公爲通政司副使遷宗人府府丞公爲府丞最久凡十年復視學浙江特擢公爲吏部右侍郎會

上遣大臣清查浙江州縣倉庫並有

旨問公公以實告且言督撫過往收受門包平陽令黃梅科斂病民匿喪演劇條其狀以上論者誣公幾不測

公復俯俯奏論、

上卒直公。治黃梅罪而還公官、復授宗人府府丞、擢禮部侍郎、又出為浙江學政越三年、以左都御史

召還、在

尚書房總師傅上行走、公在禁近、

上製文字、輒

命公閱、公撰文以進、必因事納忠、讀之如古劄子、乾隆六十年、充會試正總裁、以所錄首卷多語疵、被劾議落職、僅降四品銜予休、而公于是亦既老且病矣、公生平不講學、而仁誼道德之旨、不言躬行、尤嚴析義利、而要

之以毋自欺立朝五十年揭揭然柴立無所顧慕剛直不能容人人多咀而忌之者惟以誠悃荷聖主知屢起屢仆卒蒙保全而究亦未竟其施嘗言學貴有用如昌黎折王庭湊陽明平宸濠乃眞學問故公于書無不覵而不屑沾沾於章句訓詁世之人僅以文章稱公未爲知公者也公得士最盛歷官中外位公卿者甚衆乾隆巳亥有浙江巡撫王亶望故貪墨其鄉試出公門朝京師與公遇于直房公以言規之亶望怫然時公之亡謁公而厚致饋遺公揮其金絕不與通無何亶望果敗公性開蕩遇同列下輩樂善汎愛言無所不

磬每與客談客起猶立語移晷刺刺不肯休瀛侍公稍晚而公於瀛尤厚公亡益知我者鮮矣公處已約敝糲惡粟如窮諸生歲入瘠田以贍貧宗人有所請不吝此皆細行不足重惟公生平大節雖公所未嘗告人與人所不及知者不能具書而按公之狀參以瀛之所嘗聞于公者略爲詮次已足以想見公之爲人公初娶張氏繼劉氏俱

贈一品夫人子六長卽汝翼乾隆戊戌進士宗人府主事汝瑄汝璵汝咸皆國學生張出汝猷劉出汝酬側出女曰人孫十一人孫女十二人公之生以康熙五十九

年十月初二日卒以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年七
十有六著有東皐詩文集應制集省吾齋稿銘曰
維執不斁選愼所雖飛謀釣謗弗改其轍厥施未究爲
云其休其學則昌祛賑豁晉包羅旁魄躡韓軼歐公實
知我以銘公幽

。公自浙江學政以左都御史
召還一日富陽董公手執公所書金字扇大學士和
珅見而語董公曰爲金字善用金無如實東皐者遂
取一扇屬董公代乞公書余適趨過董公曰秦君固
善東皐先生者盍屬之因以屬余請於公公書就授

余還之書款稱致齋相國自稱晚生某蓋遵舊例致
齋和珅號也又一日和珅
召見出語余曰子見東皐告以有
御製文命其製序散直後即來領是日公隨詣和珅
宅領歸謹撰序文越日進呈公沒後編修洪亮吉上
書言事以前在　尙書房嘗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結
和珅書扇稱師相自稱門生其誣公實甚此事關繫
公生平大節不可以不辨瀛又記

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

青浦刑部右侍郎王公蘭泉以嘉慶十一年六月三日卒於家於是公致仕家居十有二年矣孤肇和述公遺言屬余爲銘幽之文并鄭公女夫嚴太守榮所爲年譜以書抵余京師按譜公諱昶字德甫號述菴又號蘭泉先世浙江蘭溪人高祖懋忠始遷青浦名列幾社以詩名曾祖之輔祖瑛父士毅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曾祖妣雷氏祖妣沈氏妣陸氏生妣錢氏皆贈封一品夫人公成童勵學即擅文譽年十七補博士弟子昦然出儕輩嘗遊長洲沈文愨公之門時有

吳中七子詩選其詩流傳海外公其一也乾隆十八年
舉江南鄉試逾年成進士歸班銓選二十二年
鑾輅時巡江浙以
召試一等授內閣中書未幾入直軍機處
制誥文字多出公手遷刑部主事再遷至刑部郎中三
十三年坐言語不密罷職會緬酋不靖阿公桂總督雲
貴請公從來往永昌騰越間軍書旁午贊畫機宜公之
力為多無何阿公罷溫公福代之留公戎幕如故屬四
川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構亂
上命溫公移師討之請以公行會

上復起阿公會勦公又參阿公軍除吏部主事擢員外郎郎中木果木之變公友趙公文哲隨溫公沒於事而公在南路得無恙事既藏隨阿公奏凱還京師擢鴻臚寺卿

賞戴花翎仍入直軍機處計前後在軍營者凡九年始還尋擢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江西按察使丁母憂歸起爲陝西按察使遷雲南布政使調江西召爲刑部右侍郎時公年六十有六矣在刑部時屢奉命讞獄江南湖北咸稱平允乾隆五十八年年七十乞假省墓假還隨以原品致政退居三泖湖莊者十餘年

而以疾卒、年八十有三、論者謂公壯歲從戎名望重於絕域、及爲藩臬會訟獄與教化、所在有治行可稱方按察陝西時、甘肅石峯堡之役、公督兵防禦邊境賊以無擾、勞績尤著公所表襮、亦既章徹於時、而余則竊公生平志事。殆將以古人開物成務之學。見諸厝施。而所見者止。此。尚不足盡公之藴。公嘗言其師王芥子先生太岳、位至藩伯、而其學多閼而不舒、烏虖、其即公之所以自道與。公窮研諸經、泛濫子史百家、著述等身已刻者臥游軒詩文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續詞綜、其宅尙有四十餘種、藏於家、同時名公如盧學士文弨、王光祿鳴

盛錢少詹大昕論撰署與公搨而金石傳播碑版照四

裔則或遜於公蓋由公游歷徧中外更事既多故其詩

文閎富足備知人論世者之采擇有非它人所能及晩

年尤闡性命之旨以宋儒爲歸病士習骫骳風槩不立

貽書於余索東林志欲合天下書院晉成一編以斬主

張名教蓋公之志既老不衰如是公分校順天鄉試會

試者五主順天鄉試者一所得多知名士今有積官至

大僚者通懷樂善容接後進奬掖如不及尤篤於故舊

厚宗族嘗倣吳郡范氏例置義莊義塾而家實貧甚既

斥私產償官逋至以丐貸自給娶鄒氏系出宋忠公浩

文學維翰女無子以從弟巘之子肇和嗣女一適室陸
出適金華府知府吳縣嚴榮孫二紹基紹祖肇和將以
嘉慶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葬公於崑山之嚴字圩蓋卽
公生時所營生壙云先從祖文恭公於子先生師也公
通籍後文恭卽延至邸舍與纂五禮通考余官中書後
於公者十九年而公折輩行交以文章道義相砥礪垂
沒猶以銘辭屬余其奚忍不銘辭曰
萬里荒徼草檄勒銘依然儒生伉伉六經出領方岳入
貳爽鳩老而乞骸引年退休東南老宿誰與人師玉山
之陽堂斧在茲

顧春臺先生墓志銘

春臺顧先生雋行君子也種學不餙其後人幾顯融矣
而不卒其施然先生康寧壽考夫之子之者又不可謂
不豐先生没十餘年孤應春以嘉慶八年正月七日癸
酉葬先生於無錫唐山之原以先生故余先大夫執友
也乃持行狀徵余文以掩諸幽先生姓顧氏諱熙字玉
田號春臺無錫人明武宗朝有以直諫杖闕下世稱洞
陽先生諱可久者先生其後也曾祖欽明有孝行祖嘉
大醫院吏目父又新國學生妣黃氏先生少凝重髫鬌
如成人與先大夫同學於宿儒陸炳西先生庚稱高足

弟子顧自爲諸生累試不遇亦僅以其業敎授里中從之游者多有聞其學根柢六經尤邃於宋人語錄性理諸書故所養藴充誠慤和粹色夷氣淸居常事親孝昆弟宗鄰雍睦無閒樂道人善赴義如飢渴殆荀子所謂言有壇宇行有防表者與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十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五其孫鈺已以南宮魁其儕入詞館矣先生嘗舉鄉飲大賓以鈺貴

貤贈朝議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娶高氏炳文女

貤封太恭人子一郎應春縣學生

封朝議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女一適吳仁育孫二鈺

乾隆丁未科進士歷官福建道監察御史李鑅縣學生孫女三適副榜貢生秦汝霖候選從九品楊炳宸寶廷楫曾孫三宗沆寅清安治曾孫女二銘曰

其命蹇也奚以吁其緒光也奚以愉惟令名之無窮兮人之師先生往矣視余辭

。贈太常寺卿四川布政使荔裳楊君墓誌銘

嘉慶九年五月十六日四川布政使楊君荔裳以勤於其職積勞致疾卒事聞

天子憫其勞贈太常寺卿予祭葬廕一子爲知縣舊例惟在軍營病沒者得議卹君沒於位亦得仰荷

國家逾格之榮卹贈有加由是飾終之典於君爲特厚

按狀君諱揆字同叔號荔裳其先自武進遷無錫曾祖宗濂祖孝先卽吾邑所稱介公先生者也父鴻觀與其世父邛州知州潮觀並工詩文不遇早卒三世皆以君貴贈如君官妣顧氏封太夫人君家先世旣以文學著

稱而其外氏自修遠先生諱宸者著名聽社百年來其學更遠有端緒君之兄蓉裳承兩家之學擅才藻君稍後出亦髫齔即能文辭尤長於詩蓉裳旣由拔貢生出爲知縣而君以國子生於乾隆四十五年

純皇帝召試江寧行在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閱數年入直軍機處會廓爾喀酋長侵犯西藏誘執班珠爾等稱兵肆掠富察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奏君從行廓爾喀遠距碉門萬八千里君以書生從事自星宿海而外所歷懸厓絕壑險阻非人境層冰山積人馬驚墮而君枕戈淅飯磨盾草檄著

紙若飛及既成事撰文紀功勒石而還方君之在廓爾喀也蒙

賜花翎以內閣侍讀擢用既還除侍讀旋授四川川北道乾隆六十年擢四川按察使嘉慶二年遷甘肅布政使時四川方有軍事總統宜綿公奏留君逾二年始莅甘肅旋復調爲四川布政使越六年而歿計君由侍讀出外歷監司藩臬諸所經營擘畫其事實與軍旅相終始故其爲川北道也黔楚逆苗煽動君隨嘉勇公往討之公薨於軍閱三年苗始平迨任甘肅教匪方跳梁鞏秦階所在騷動總督松筠公統兵於外以省垣之事屬

君君至築城垣稽戶口問邊氓疾苦奠咻煦嫗民以不擾無何移四川屬賊竄擾渡潼河焚掠三臺中江縣境成都戒嚴總督魁倫遣問君設施猶具慮師行饋饟不繼檄它州縣預籌糗糧以資飛輓而諸道兵餉仍匱乏總督勒保公適在軍營君亟疏請發餉銀二百萬兩恭客斂手懼失

上意奏入報可君遇事果決持大體無所迴顧多此類顧以軍興八資格署盡而請者絡繹輒無以應君權衡緩急僅乃得濟教匪以次殲滅而君以疾作不可治矣李之日年四十有五烏虖始余爲諸生訪蓉裳於邑之城

北始識君君年纔十三耳與譚南北史事甚熟及余官
中書君亦隨以獻賦得是官窮甚沈抑不得志者數年
阿文成公方在內閣少司寇王蘭泉先生爲公道君之
才公於君姓名不甚記憶詢諸余時余已遷侍讀詳以
告公君始以撰文知名同在軍機者一年而君有廓爾
喀之行君歸替余爲侍讀兩人相繼出外尺書通問無
閒余衰老意君志事當不止是而竟止於是悲已君娶
南昌彭氏贈檢討元瑔女封夫人子承懋三品蔭生捐
知州慧國學生以郵蔭例選知縣承懋候選知縣女一
未字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衛藏紀聞若干卷其孤既

由成都歸君之喪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
先期蓉裳乞余文誌君墓辭曰
遄車駟驪稅於方轎既聾以馳跳爲摧之繄匪自人天
實隕而侯折其輈捐於中逵蜀江演迤劍門匯嚴魂兮
來歸生斯葬斯潭潭幽宮陰風晝吹名其不朽微余銘
辭

施雨窗墓誌銘

施君雨窗旣歿之四年葬有日矣其孤清翰先期以書來杭州請余爲文誌君墓余與君父子爲紀羣之交重以婚姻情甚暱知君最深不敢辭君姓施氏諱鳳立字丹彩雨窗其號無錫人系出魯施父八傳爲孔門弟子常宋朝奉大夫諱天瑞自胄李遷崇明明初有諱孟懷者又自崇明遷無錫是爲無錫施氏始遷祖君曾祖諱廷輔祖諱舜明生子五長諱禹言由歲貢生教習館期滿授湖南之安化縣知縣季諱禹德太學生

敕贈登仕郎卽君考也妣宣氏

封孺人太學君績學有文與其兄砥礪切磋著聲里閈而卒不遇其兄游京師太學君遂獨持門戶君少穎異工於文銳意舉子業既壯乃棄帖括代太學君庀家事君鮮兄弟行以一人權嬴縮均出入其家日隆隆起君事親孝又善事諸父方君世父之令安化也官甚貧旋乞休重負逋累不能歸君橐金馳抵安化爲之料簡親護其世父歸里君居家敦睦族人之取資於君者周旋委至無倦容而此則其生平之大者先王父溪隱公與君世父善時余未識君而君世父輒爲先王父道其事余是以知君之賢乾隆乙巳丙午間余舉諱里居始與

君日過從君所居北郭外廛市囂雜每見君門庭闃然
意致閒遠居常習勞勤無絲竹狗馬之好服御樸嗇偶
談古今事輒中條理值歲祲周䘏施與不吝而亦不以
告人蓋余所得於君者又如此配錢氏有婦德
封孺人先君卒君之生以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歿
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距其生年六十有二
敕授登仕郎候選府知事嘉慶元年十月初一日清翰
合葬君與錢孺人於無錫洛社鄉之花渡里子一卽清
翰太學生娶於嵇女四人孫五人長郡學生曾培嵇出
卽余壻餘側出孫女四人銘曰

烏虖斯人其貌也溫。其行也淳。今也則亾。其潛其藏。長爾子孫。善人之慶。烏虖。

周孺人墓志銘

門人武康徐生熊飛之母周孺人諱英盎諸生周衡中女徐君鴻範室也夫早卒教其子成立爲寡婦者餘三十年而孺人沒時嘉慶六年十一月九日也年六十一越明年某月某日熊飛將啟父之兆而以孺人合窆焉先期郵行述與儀徵阮公芸臺所爲傳抵余丐銘其墓公故視學浙江時識熊飛於儕人中而貢之太學者熊飛博雅君子也其母賢母也爰爲之銘子二熊飛優貢生熊詔女適增廣生陸秩孫金鏡銘曰

侯周世族湘谿之涯少誦孝經淑溫柔嘉曰歸於徐拮

据孔嗟、矧喪所天、吁嗟婦髽、驚爾故巢、風交雨加、漂搖鄰屋、重茅僅遮、攜爾兒女、日呼而爺、課兒詩書、是耕是畬、有織者緡、有繅者車、冬雪夜映、夏蚕晨譁、指血如赭、眶淚若麻、有母窮老、白髮毿毿、以養以孝、逆之於家、逢歲凶饉、野鳴餓鴐、藜藿不充、敝門嘔啞、兒長力學、六經梳爬、舉舉嶷嶷、行無回衺、惟九方歅、識騮與驊、獻之璧雍、蔚爲國華、胡斂孺人、榆景西斜、廟山之邅、淡谷谽谺、體魄偕臧、白楊槎枒、我銘其幽、是賢母耶、

。朱恭人墓誌銘

恭人姓朱氏同邑富安鄉人國子生諱汝綸女也歸於余以乾隆六十年四月一日卒距其生乾隆六年六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五閱四稔以嘉慶三年十二月八日命兒子絪武絪文葬恭人於富安鄉碧石火之新阡余以恭人閫行當質言之不欲徵銘於當世士大夫爰含泪泚筆誌其崖略以藏諸幽恭人母鄒孺人工於詩恭人幼稟母教好讀書而不事吟咏其歸於余也余方爲諸生家窶艱先大父及余皆以教授館於外恭人佐先妣拮据拎荼艱苦食淡恆不給比余爲

京朝官復窮甚。恭人之拮据。如余爲諸生時。其間余累遭喪連蹇顛踣、所以累恭人者。恭人不言而處之泊如。迨余出外爲監司祿漸豐、恭人相砥以廉。節縮衣食。又如余爲

京朝官時。烏虖、恭人已矣。其處已也若。鮮樂逸也。其事親也誠。靡假飾也。其待人也仁而有恩。罕涼薄也。以余疎嬾無所似。又落落然不問家有亡。惟恭人相之。庸底於成。令造物者不至奪之速。而相余以至於今。則余可無顧於私。而殫力於公事。其益余者更何如也。夫余之於世、俛仰骨肉倫紀之間。其負疚者多矣。又奚忍銘恭

人子二緗武國子生緗文出繼余弟濂女三適侯補鹽大使仁和張姚仁同邑諸生施會培嵇文緗女一側出孫昌熾孫女二緗文出銘曰

悕哉斯原實鄰而宅而所進來歷歷仟佰生斯葬斯維而之宮而先我藏佗時則同

曹烈女墓誌銘

烈女姓曹氏浙江海寧人父某家甚貧幼許字查世裘世裘明順天府尹秉彝十世孫未婚而世裘之父某先迎烈女至其家烈女性婉娩舅姑俱憐愛之迨年二十有五婚有日矣而世裘夭烈女哀慟不欲生舅姑慰譬之不從乃閉門服滷死時爲乾隆癸丑九月五日其鄉人將白諸州以聞上官而旌其門閭世裘之族父查揆先賦烈女行悼之並丐余誌其墓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未嫁而殉其夫歸震川氏以爲過而汪氏鈍翁著宋烈女傳則以忠孝義烈之名。足以樹厲末俗。而不

嫌其矯激。蓋汪氏之詞甚辨、夫未嫁而以身殉夫、雖稍過而不失其正、況烈女縱未成乎婦、而効撫於舅姑、則夫婦之義已著、尤與未至夫家而夫死者不同、孔子之荅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未嫁夫死而服斬衰以弔、此禮或不行於今。若烈女已至夫家、則於舅姑之死、其服斬衰無疑、既服斬衰。一旦除凶服、去而他適。此義之所不敢安也。先王制禮。準乎義與情而爲之制。情所難強、固不欲強中材以必從。而賢知之過。即過乎情、而未始不合乎義。亦未嘗不

樂予之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如烈女者矣不二之節忼慨引決皦然不欺其志豈非聖人之所許耶。烈女以某年月日與世裝合葬於某原余重其義迺爲之銘辭曰

海昌之陽來悲風些連蜷冬青欒蒼松些貞魄其藏閟幽宮些化爲子規蠹啼血些生不同衾死同穴些海波不竭名不滅些

淨慈寺可成禪師塔銘

乾隆乙卯余官杭州潘侍御庭筠數爲余言淨慈寺可成師之賢余數以事過淨慈師貌癯樸塞木訥言若不能出諸口然神充而氣暇戒嚴而色愉望而知爲有道力者一日坐師之無量佛堂時余方權臬事師爲余言好生之德人命之重陳說因果亹亹然逾晷散去余留詩以贈並作圖誌其事無何聞師得微疾再訪之神色如常而師竟以是年之十二月十五日逝矣師名際珍可成其字號雪隱浙江金華人俗姓陳氏年十歲薙染於衢之烏石菴又十年至錢唐受記莂於淨慈佛公實

蔭遂居淨慈既而主湖州之上乘寺最久佛公示寂衆以淨慈非師不可大吏徇衆請以師名上於朝乃移主焉余識師晚而師遽逝師之爲人不能悉其詳邵子志純嘗爲師傳稱師謙抑自下性喜推解而丈室中無絲毫蓄沒時衣祹皆單布無棉絮者志純交於師其言可信烏虖足以傳矣師生以乾隆庚申二月二十九日僧臘四十有六世壽五十有六嘉慶二年某月某日其嗣法弟子碧華宏道將奉師骨建墖於南屏山之陽來請銘銘曰

臨濟宗傳溯衣鉢淨慈佛公遞纘述師來南屏復豎拂

我官於杭到法筵獨叩衆妙聞風㧏空堂問答多道言
去來倏忽一彈指蟬脫人間秋葉委我銘其藏付禪史

先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吾父竟棄不孝瀛等而從大父母於地下耶旻天不弔疊降鞠凶一年以來大父母相繼見背吾母之歿甫數月不孝等苫凷沈迷偷生視息方竊念吾秦氏自五世祖海翁公而下世享大年吾父含淳秉懿鍾德於躬宜臻耄耋不孝等抱終天之恨於吾母者冀於吾父盡一日之養以稍追罪愆不謂猝嬰末疾復致奄棄嗚呼痛可言耶伏念吾父束脩砥行詘不得信其生平大旨有不可不傳於後者謹就見聞所及濡血和墨粗陳梗概惟當代立言君子採擇焉府君諱鴻鈞字心

陶號世業系出高郵宋贈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先生諱
觀少游公子處度公諱湛以政和中爲常州倅因家於
常十傳至瑞五公諱維禎當元初又著籍無錫是爲吾
秦氏始遷無錫之祖又四傳至封武昌府知府脩敬公
私謚貞靖先生諱旭貞靖之次子爲孝子養恬公諱永
孚養恬公生南京都察院都事樂易公諱鐘樂易公生
湖廣辰溪縣知縣封戸部員外郎存赤公諱淮存赤公
生雲南永昌府知府封太常寺少卿文橋公禾文橋公
生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舜峯公諱燿舜峯公生國學
生鄉飲賓太清公諱埈太清公生國學生公蕃公諱仲

錫公蕃公生以時公諱德澄是爲府君高祖公蕃公之
仲子海翁公諱德藻是爲府君本生高祖入我
朝竝
貤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曾祖國學生燈巖公諱松岱高
節有文著書甚具崇祀本縣東林道南祠本生曾祖對
巖公諱松齡歷官至　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諭德
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祖訒菴公諱實然歲貢生候選
訓導
贈奉直大夫山東平度州知州考溪隱公諱春田國學
生鄉飲大賓

封奉直大夫、山東平度州知州姚呂繼姚黃

贈封俱太宜人。府君同父昆弟六人、府君居長、年十一、

呂太宜人歿、府君自以幼失恃、終身哀慕、遇諱日、素服

變食、輒悲涕。二十一、由府試第一、補縣學生、江蘇巡撫

文登徐公士林、觀風常州、試其文、拔置高等、學使尹公

會一、莊公有恭、先後按試時、佐二公幕者、為王巳山先

生步青、劉海峯先生大櫆、皆精於文律。所識拔多績學

之士。府君亦以是出其間、府君論文、不喜靁同剿竊之

習、於古今人文之工窳眞贋、無不洞見其底裏、所作經

義、規橅先正、一以思泉為宗、而長題剪裁、則法本荊川、

卒以此困屢踏省門不得雖然能守其學亦卒不變乾隆甲戌入成均、府君性耿介、穆柔中剛、不能事干謁居京師無所遇、丙子報罷、憯然歸里、自是遂絕意進取、杜門課不孝瀛等讀書、嘗選史漢及唐宋人文字。手自抄錄以授之。燈下命誦五經爲講說。常至夜分。先妣篝火其旁。紡績以俟。不孝瀛隨府君寢、天甫曙、促令枕上背所誦書。日以爲常。不孝瀛年十六、爲博士弟子、府君曰、吾家科第。代有顯者。而汝曾王父王父皆不達、以逮於吾又不達、今所望者汝也。既而不孝瀛又屢試屢黜、府君顧未嘗介懷。時有鉅公趨不孝瀛北行、謂功名可展

契致者、府君艴然曰、窮達命也。汝年未壯。躁進非宜。蓋
府君安於義命。不肯教子弟以速化如是。辛巳山東按
察使沈椒園先生廷芳延主沂州琅邪書院講席沂文
風萎茶、府君悉心指授、不數年諸生聯翩擢科第去府
君之文、不遇於時、而所造就甚衆、一時稱盛甲午不孝
瀛舉京兆、丙申
召試授中書、丁酉庚子遇
覃恩、府君兩荷
推封、庚子春
聖駕南巡、府君隨先王父、伏謁山園、先王父年八十五

府君亦年六十有二俱拜衮黼之

賜是年秋仲弟濂登賢書辛丑不孝瀛以中書爲軍機

章京府叔父震鈞官平度州知州先王父母就養官舍

府君往省歲暮先王父命歸里癸卯四月先王父歿於

濟南行館府君聞訃以不克視含殮號踊幾絕九月不

孝瀛隨

扈盛京於塞外得府君書知先妣患肺疾心甚憂悸比

還京而先妣之訃至不孝瀛踉蹌回籍而繼王母黃太

宜人歿於里第府君纍然縗絰相抱悲慟不孝瀛敬以

六十不毀爲府君請而府君衰年多痛俯仰內傷不孝

等又侍奉無狀不數月而府君亦長逝矣、天乎痛哉府君舉止凝重作書與兒輩、雖匆遽必端楷。晚以家世多壽自號世壽。嗚呼夫孰知府君年六十餘。尚得侍先王父而不孝等今已欲重侍府君而不得耶。府君事親誠尤友愛諸弟爲人坦夷、不設城府、接後輩姁姁嫗嫗、都忘爲丈人行、家雖貧無儋石儲、雅好客、客之過府君者府君爲之授館舍、治行李、典衣剉薦、常不暇給、居平尤慷慨尚義、親串中有窮老無子者、府君贈以婢、得舉子、邑有大姓女以貧故鬻於毘陵某氏、府君贖還嫁之其他推解之惠不可一二數、嘗舉袁盎喻安陵富人語以

語朋儕人或侮府君且有受府君恩而其後背負者府君俱不之校也不孝瀛官於朝府君嘗一至京師以王父母年老亟歸吾家咪外閣故有長松一株數百年物也府君六十初度之辰不孝瀛作圖乞京師士大夫爲詩文以壽府君其後六年不孝瀛宿海淀道廬夜夢松忽仆覺而惡其不祥尋聞先王父訃大慟以爲竟驗不謂夢寐之兆更徵於府君不孝瀛昏迷瞀亂茫不知省嗚呼痛哉府君生以康熙己亥十一月初三日卒以乾隆甲辰六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六

敕封文林郎內閣中書配徐孺人崑山歲貢生

贈內閣中書諱德宗女

敕封孺人先妣仁孝恭儉善持家府君授徒四方撤揭

內政辛苦勤恕族黨稱賢前府君一年卒事詳家傳子

五長即不孝瀛次漩國子監生出嗣叔父廣鈞次濂乾

隆庚子科舉人方略館校錄候選知縣在京師聞府君

訃擗踊號泣以哀毀卒別有行略次沆國子監生四庫

全書館謄錄次淳女三人一適武進太學生萬恂一適

江都王桂林一未字孫三人緗武緗文廷槩孫女六人

一字仁和太學生張姚仁餘皆未字不孝等哀荒無緒

深懼虛辭飾美以重誣先人用敢質言大略伏惟大人
先生哀而賜之誌傳銘誄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後學海康陸昌齊壇譔

○先妣行述

烏虖痛哉先妣棄養閱九月矣先妣梱行嘗乞宗伯新建曹公爲傳今年夏先府君又卽世瀕諱詮次生平行誼爲文以述因追維先妣仁慈孝敬有傳中所未及詳者年運以往恐不復省記爰又涕泣而謹誌之如左先妣姓徐氏世爲崑山右族曾祖諱乾學官至刑部尚書祖諱樹敏官河南安陽縣知縣父諱德宗歲貢生貤贈內閣中書妣桼孺人卽不孝先曾王父女也先妣性婉嫕少得父母懽外王父高才不遇豪於詩酒先妣幼時每脫簪珥貰酒以奉外王父外王父輒喜酒後遇

有不可得、先妣言輒解、年二十、歸先府君、無何外王父
母相繼沒、久未葬、而舅氏亦沒、先妣請於先王父爲擇
地吾邑惠山之麓、葬外王父母、而以舅氏之柩祔焉、吾
家故世族、迨先府君而中微、久困諸生、貧甚、家僅存瘠
田數畝、悉鬻之而入京師、應京兆試、復不遇、先府君性
磊落、於家人生產、不甚營省、自京師歸、又常授徒四方、
時先王父母皆在堂、先妣以婦兼子、甘毳之奉、必竭其
誠、先王父嘗語人曰、諺謂孝順婦難作、無米炊、如吾兒
婦眞能作無米炊也、方先府君之游於外也、往往挈瀛
以從、嘗歲暮客武昌、先府君擁衾夜坐。瀛侍側。語家事。

相對欷歔。時或先府君出游、而瀛在家、先妣衣紃都付賀肆。恒日閱無倦。先妣顧瀛泣。瀛亦泣。瀛以乾隆丙申得中書。將北行、別先妣、先妣送瀛至中堂、曰、兒去。毋念我。哽咽幾不能出聲。嗚呼、夫孰知此即母子永訣之日耶。先妣病、瀛方隨
駕奉天、欲乞假不得、比還京師、而凶問至矣、痛哉痛哉今年春奔喪歸、猶以先府君在、不敢過毀、今已矣、自維罪大釁厚、尚何以爲人子耶、先妣鍾愛瀛、瀛五歲出痘危甚、先妣日夕禱於神、得無恙、自後疾病寒暑所以煥咻之者、雖既壯猶然、瀛十三四歲時、先府君在京師、先

王父嘗集邑中後進與瀛爲時文之會、家既貧、又值歲祲、而先妣時其饌食無勧容。每夜督課、燈火熒熒徹曉。先妣方面豐頤、於相法宜壽、終身無疾言遽色、雖宴鄰親屬中有乏絶者、常推食食之、瀛兄弟五人、妹三人、皆自乳恩勤鞠育、精力消盡、復困於家務、飲食不時、卽食不過一盂。瀛每以爲慮、懼以辛苦損其天年。而今果然也。痛哉、先妣生以康熙辛丑十二月十八日、卒以乾隆癸卯十一月初十日、年六十有三、子女婚娶已具、先府君行述不復具、

朱恭人行略

恭人姓朱氏世居無錫之富安鄉國子生諱汝綸之女妣鄒孺人通書史生恭人而慧親爲訓讀麤識文義余十二三歲時頗以能文知名里中孺人稔知之以恭人字余十六歲余爲諸生家故貧年十九贅於婦家恭人年二十一矣閱一年余偕恭人至余家時兩世尊章俱在堂見恭人端重寡言笑皆賀得賢婦自是余屢困省門之試衣食奔走恭人辛勤劼毖悉罄其嫁時奩珥甲午余舉順天鄉試丙申以

召試賜中書官於

朝踰年恭人挈兒女以北先大夫決實送之無何先大夫歸而余與恭人居宣武門外之橫街既而移居者三俸糈所入不足供僦屋夥秣之費繼入直軍機塞外隨從之役歲以爲常趨裝治具料檢不遺錙銖而不以纖悉累余計恭人隨余居京師者凡七年癸卯冬聞先妣徐太恭人訃余先還里復遭先大夫之喪乙巳夏六月恭人始南還丁酉春服除又偕恭人北上余自淮渡河登車而恭人由水路行舟中疾作幾殆以水涸凡四閱月始達潞河自是恭人隨余居京師者又凡七年余屢遷官而直軍機處如故其間値臺灣安南用兵羽書旁午

余辨色晨興櫛縰退直不暇問家事皆恭人任之男女婚嫁調度張弛一中於禮癸丑冬余擢浙江溫處道恭人便道過家時鄉孺人已久故恭人迎余外舅偕行至溫州甲寅冬余權臬事恭人自溫來杭一日鞫海盜燈下錄其獄恭人在旁曰聞海盜多閩人言語不可曉又無贓證是獄得毋可疑乎余聞之瞿然覆治之果多難民今年春余遷杭嘉湖道而恭人遽歿悲夫恭人向爲貧家婦習勞勤禮雖嚴縫衽浣濯灑掃皆親蒞之所育男女多自乳比年來余祿食稍豐而恭人從宦南北川塗往來莫或遑息居常仁慈多惠愛遇下尤有恩歿之

日內御者老弱哀啼皆失聲子二緗武監生娶武進萬氏緗文出爲余弟濂後娶同邑楊氏女三人一適仁和監生張姚仁一適施培元一字嵇恭人生以乾隆六年六月十九日卒以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一日年五十有五初遇

覃恩封孺人再封宜人今例封恭人烏虖方余遭先人之變尚遺季妹未嫁恭人視余妹猶妹也余弟濂早世其嫋依恭人以居恭人視其娣亦猶妹也死生骨肉之間惟恭人能曲成吾志以不至滋余罪戾恭人殁其誰能助余者乎恭人性質直遇事持論有遠識余始或五

有可否而事後輒服其言恭人歿又誰為余言者乎謹
摭大略用諗立言之君子

亡弟士進行略

嗚呼士進竟殞吾父死矣自先妣棄養先君子尋又捐館余方哀慘無生理惟是賤貧兄弟相依為命而士進又亡士進已矣其如余何也余以在苦凷中不能為文以哭士進顧念無以不死吾弟且抒余痛爰述其崖略如左士進姓秦氏諱瀜別自號最齋世系並詳先君子行述士進少佩儻不事脩飾豪於酒酒酣以往心雄氣盛譚噱閒作頗自負其於為文亦奔放不肯受束縛嘗語其友曰文以氣為主吾惟寫吾所欲言而不耐自繩削也少從余受業獨嚴事余每一藝成為抉摘其瑕疵

則怗然服、年二十餘、尚困童子試、欲中道廢、余携之北上、又成均、乃以庚子秋舉京兆、闈藝出、見者歎賞傳誦、吾師東武竇公、少所許可、見其文亦盛譽之、辛丑下第歸、士進自爲孝廉、折節加脩謹、顧多病、先君子戒其勿飲、遂止酒、癸卯冬先妣歿、士進哀毀逾禮、既永平太守朱君芫星、具書幣延主敬勝書院講席、士進不欲行、先君子以家貧藉脩脯、促之行、士進重違先君子命、不得已就道、至永平、不三月而先君子歿、余以士進有至性、又素羸瘠、慮其遽聞訃、不勝喪、訃至、士進果號慟嘔血、力疾星奔、至京師、時余妻挈尚滯都下、士進將以八月

十六日挈之南還而士蓮竟不起以八月十一日卒於邸舍嗚呼悲夫士蓮固死於孝而天之降割於吾家則亦甚矣先是士蓮考充方略館校錄例得議敘知縣以士蓮之志將有所施設以有用於世而竟止於是命也夫士蓮性伉爽與人交披露肝膽無畛域以是士蓮死聞者咸出涕嗚呼士蓮與余則兄弟也余授經士蓮前于後嗚晨夕追從靡間則兄弟而師友也二十年來余游宦偃蹇窮愁無聊之況惟士蓮相共之日爲多士蓮已矣余又何忍敘士蓮之生平耶此余所以綴筆嗚咽而終無以抒余之痛也士蓮生以乾隆壬申正月二十

日遂其没得年三十三娶張氏無子余以次子緗文爲之子

○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呂堰驛巡檢王君行狀

長洲王君聽夫官湖北襄陽縣呂堰驛巡檢會枝江賊以邪教倡亂擾呂堰君罵賊不屈死事聞得
旨照縣丞例議䘏
詔入昭忠祠
賜祭葬予雲騎尉世職
聖朝褒忠之典于是爲甚鉅君之兄鐵夫余友也自其華亭官所以書抵余並具君行實請爲狀君名翼孫字以燕聽夫其號江蘇長洲縣人明少傅大學士謚文恪諱鏊者其十世祖也曾祖纘縣學生贈歙縣教諭祖世

珙乾隆丁卯舉人績學有文即教諭公也父寅熙以君
爲巡檢
封如君官母繆氏
封孺人孺人生子三次即君君封巡檢君負才不偶習吏
事幕游齊魯吳越閒挈君與俱以是君亦能通曉天下
事故刀筆筐篋靡不諳習旣而從故昭信伯馬蘭鎮總
兵官李君奉堯遊李君歷官南北其承事所至奉天熱
河盤山湯山君悉偕行得縱覽山海關古北口諸阨塞
兼善騎射能挽五石弓左右射兼騎三四百里不頓舍
乾隆五十年考充宗人府供事敍勞爲從九品五十五

年分發湖北攝荆門州建陽驛巡檢事補興山縣典史無何坐在建陽失察所隸驛卒聽從知州家奴毆人至死事落職五十九年投牒吏部復原官復之湖北逾年補襄陽縣呂堰驛巡檢未及到官檄攝長樂縣典史數月復兼署其縣丞長樂地險遠百姓業樵採多困乏會湖南用兵上官檄縣設兵爲防縣遠下帖團練鄉勇而不給食不立頭目吏因緣爲姦民惴惴懼君條列數事上縣府寢不行長樂果有變而君已去長樂之襄陽受呂堰驛事不二十日爲嘉慶元年正月枝江逆民之亂作當陽應之侵及遠安于是鄖陽荆州宜昌施南諸府

州縣、雜然相繼起、而襄陽所屬南漳各縣、亦所在嘯聚賊張甚。呂堰無城守、君間事親自行度地形高下、潛設戒備、縣令捕邪教嚴常株及親鄰、戶多逃亾、君曉示招來、俾耕種如常時、二月賊起襄陽之黃龍璫蔓延旁近君召募鄉勇、預立備賊章程八條、一臨陣奮勇以期必勝。一凡鄉勇十名、設頭目一人頭目十人設總頭目一人、各相鈐壓、統於巡檢司。一附近小村單丁弱戶皆遷呂堰鎮、其丁壯俱充鄉勇、赴營守壘。一設哨探。一定功過以昭激勸。一儲軍食、凡鄉勇力能自食者、聽其無食之人、設廠給飯、酌立糧餉總頭目司其事。一禁擅自遷

稜除鄉勇外居民各安耕種毋聽謠言輕去失業一鄉勇在營守壘各相團習技藝不得飲酒賭博部署方定而賊大至犯呂堰三月廿九日君出迎擊生擒賊先鋒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手斬之而自屬稾爲狀白大府告急請援已而賊來益劇君所率兵益潰去自度不可守乃慨然曰死矣因爲家書別父兄封付弓兵劉祿並令劉祿詣官廨取印上郡守且令從人徐升開道行而自登大橋而賊而罵既又令其吏廖之義往趣劉祿之義甫及數步見廨中火起不得進還顧賊已過橋有數賊方環眎橋下之義意君已投河死遂從民舍越

猶免比賊退之義還見橋下沙壓露衣乃君迎擊時所著繼而襄陽守跡徐升至辨認亦如之義言八月某日賊再陷呂堰統師者從賊手搜獲君巡檢司印賊目俞宗武自言親殺驛官且言驛官從橋上獨身接戰連刃數人既中矛被傷遽跳而自投于水賊衆憤甚相與鉤出之猶罵不屈乃加攢刺而宗武加功焉毀其尸由是君死節事皦然明白先是君守呂堰時今安襄鄖兵備道胡君齊崙方知襄陽府事檄君入城君曰某職守在呂堰呂堰我死地也竟不往蓋君之所以自處者審矣夫君一巡檢耳呂堰又區區一小驛當豳楚之衝猝遇

賊衆蜂屯蟻聚救援不至捐體𣩵踣自刃卒荷
聖天子之褒榮與古人比烈亦偉矣哉君事親孝又善
事兄賊擾呂堰君猶作家書寄其父封巡檢君於揚州
而抵鐵夫京師鐵夫自京師就官南還道聞君死哭之
慟既歸乃求廖之義所得君死時衣殮之又別遣其族
弟至君死所覔骸骨焉君娶尤氏生女子子一無子封
巡檢君以鐵夫次子嘉福爲君子君卒年四十始余交
鐵夫因識君君體幹短小略如鐵夫恂恂然言不能出
諸口而鐵夫嘗爲余言其在鬭從提帥夜擒盜昏黑墮
海汊中援石巨躍而出又嘗乘騎過通州馬逸爲米車

所歷幾殆、而其後好騎如故、猶自熱河馳一晝夜達京師、兩事皆甚壯而不意其成大節遽如此。鐵夫工於文、所敘君死節事、頗精核可信、余特删次之以為君狀、將以上諸史館、為謹狀